

徐鲁
著

剑桥的书香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锐
文丛



剑桥的书香

徐 鲁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的书香/徐鲁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7
(《新锐文丛》)

ISBN 7-80109-113-2

I. 剑---

II. 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5969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北京京鲁排印部照排 朝阳东方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66 千字 印张:8.5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1.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剑桥的书香

新锐
文丛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徐 鲁 著

主 编

祝 勇

策 划 编 辑

辛 继 平

文饭小品

徐迟

三十年代里，康爱存先生办过一个刊物，名叫《文饭小品》。他公然提倡的，并不是叫人要为吃饭而写作，而只是要阐明，写作的人是要吃饭的。这也并不是现在的什么超前经济意识，在那时的上海滩，那样的虚荣市场上，是毫不希奇的事体。人要吃饭，也是一句真理，经过实践考验的，到今天还是如此，连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大知识分子，也曾说过：人就是因为多长出了这么一个胃的缘故，必须吃饭，所以要为生活奔走。有何希奇，

何足道哉。不过有的人就是讲面子，不肯丧失掉自己的“人”的尊言，好像金钱不洁，铜臭熏天，他却清清白白的，不愿意说出他的想法，非常之高雅就是了。

现在要说的就是稿费的事。作家也是长了一个胃的，必须吃饭，他又只会写文章，就靠出卖文章给他换稿费吃饭，养活自己。可是写作付出的劳动量大，换来的稿费很少，是很不公平的。例如马克思说，他写一部《资本论》得的稿费只能够他抽雪茄烟，幸亏他有个好友，是一家棉纺公司的老板恩格斯，经常慷慨解囊，给予救济，这事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重大问题，却也并未引起任何人的重视。稿费依旧，到处都是照样的低，与他这样认真的作者付出的劳动量太不相称。

再说得实在点，早在三十年代，稿费一般是每一千字两元，最高的大约是庚子赔款付给西方文学名著翻译费，每千字十元，算是高标准了，罕见而少有。在通货膨胀时期的抗战“陪都”重庆，曾经发动过一个呼吁“斗米千字”的运动，足证当时稿费最低，到一千字连一斗米也买不到，也罕见而少有。解放后，千字二十元的稿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说得过去的，故相安无事。到了今天，又成问题，好不容易提高到了千字三十元的“高峰”了，仍然是不能解决目前著作家的困境的，因为稿费实在是低，低到斗米千字上下，低得过份了。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再提高稿费，从五六十元到一百元千字，到二三百元千字，有一天会真的达到一字千金，但就不见得会有一字一千元文章了，它是付给最恶劣的作品，有如误入歧途的《废

文饭小品

都》之类的。通货膨胀一来,什么都做得出来了。杜甫说得极好:“写文章的人最恨的是命运好了文章就写不好;恶鬼看见活人从眼前走过,快活得不得了。”(文章憎命达,鬼魅喜人过。)一点儿也不错,作家没有骨气,能行吗?文以气为主!不过,“文饭小品”却是可以写得很潇洒,有灵气的,命不“达”,而文章却是可以闪耀出创作的灵光来的,“文饭小品”,无伤大雅也。

徐鲁把他近几年来写下的一部分读书散文编成一集,原拟题书名为《文饭小品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后来又换成了另外的书名。其实,换了书名也还是一些“文饭小品”。这是一个年轻的爱书人和读书人心目中的书人书事。他寻找着他所喜欢的书来阅读和欣赏,选择着他所心仪的作家而有所考察和揣摩,也挑拣着他感兴趣的话题来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内。所有这些,化为文字,便不能不传达着一种温婉芬芳的书卷气息,也同时透出一些鲜亮可喜的创作的灵光。

现在,中央编译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这些读书文章,这说明他这些文章还是有人欣赏,有其自身的意义的,我因闻眼前的书香而忆起昔年的“文饭”,料也不至于伤其大雅,故又以此小品充作序言,与徐鲁共谋一次“文饭”之事,未知可否。

一九九五年岁末于境武昌

目 录

文饭小品	徐迟
第一辑 书香难忘	
剑桥的书香	(3)
甘美的小鱼	(10)
安置好书	(13)
书与人絮味(一)	(18)
书与人絮味(二)	(24)
毁书	(30)
书和小孩	(36)
书香难忘	(40)
夹壁中的旧书	(43)
藏在枕头里的“手抄本”	(46)
第二辑 听那剑声	
一束洁白的素馨花	(53)
执灯的老人	(59)
绝顶上的灵芝	(67)
“献给少数幸福的人”	(75)

剑桥的书香

“慢慢走,欣赏啊!”	(80)
夭折的歌手	(83)
谁言寸草心	(87)
载不动,许多愁	(90)
诗与真	(100)
第三辑 天鹅之歌	
扬州怀王令	(105)
千古一哭“望夫石”	(108)
采石矶头哀诗魂	(110)
苏东坡在阳新	(113)
桃之夭夭	(116)
“才如江海命如丝”	(119)
清明小记	(124)
花朝时节	(126)
“天鹅之歌”	(129)
重温罗丹《遗嘱》	(132)
伊尔的美神	(134)
永别了,别特西	(138)
第四辑 闲读偶记	
《一知半解》:一本可读的妙书	(145)
听方方“闲聊”	(149)
学术的激情与学人的使命	(155)
网思想的小鱼	(160)
姜华三书	(164)
《三地集》书内与书外	(168)
唯美主义者的眼睛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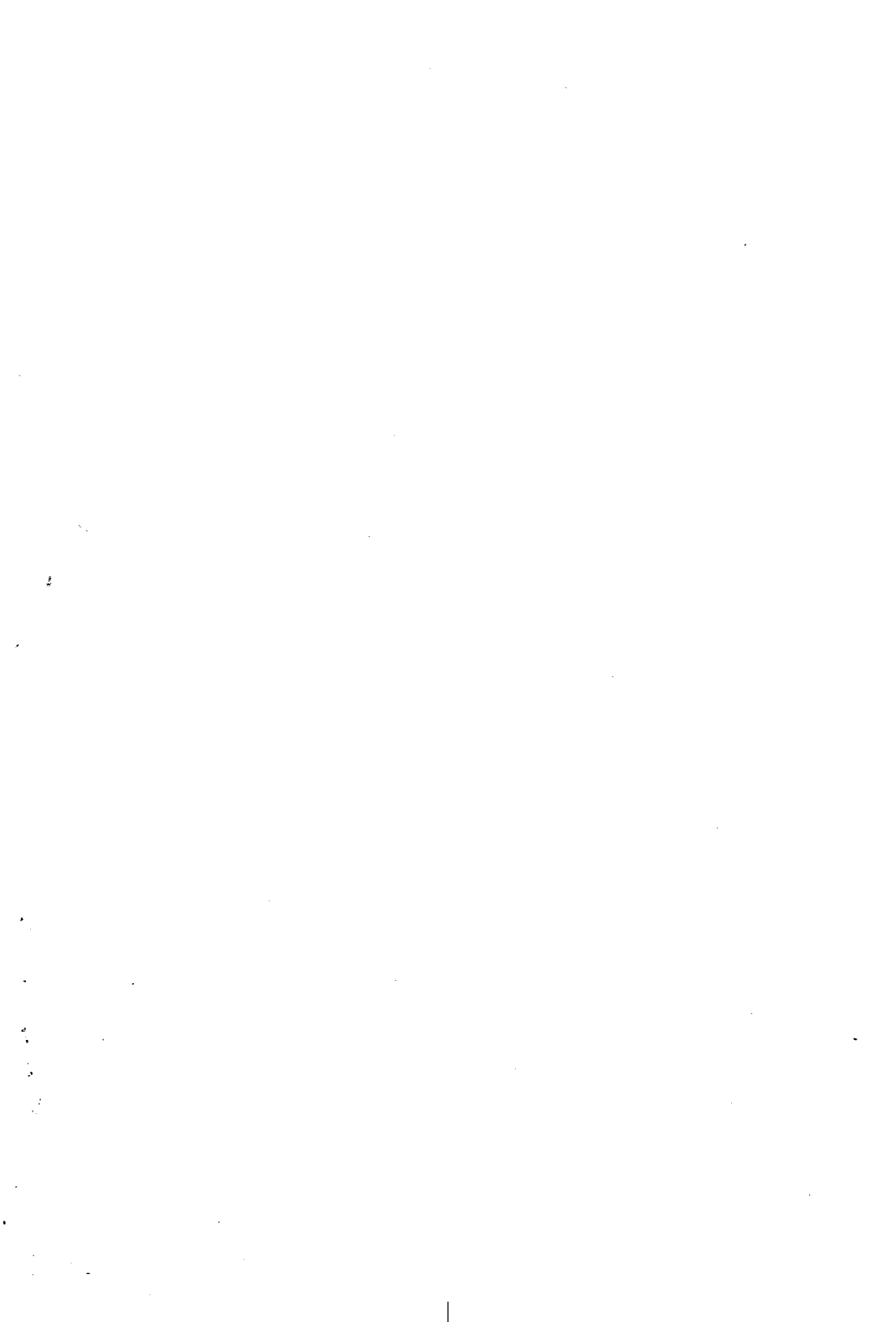
目 录

闲读偶记·····	(179)
也说署名·····	(194)
我们失落了什么·····	(196)
剪不断的东方心结·····	(199)
生活如乘车·····	(202)
黄昏雅歌·····	(204)
“采风”余话·····	(207)
书的品位·····	(210)
孤独的玫瑰·····	(214)
保卫心灵·····	(217)
追寻那失去的栗色马和金鹿·····	(222)
第五辑 甘苦文心	
家有名笔“欧罗拉”·····	(227)
难以忘怀的西莱纳·····	(231)
失散在人间的“孩子”·····	(235)
《乡愁与恋歌》自序·····	(242)
做人民的诗人·····	(245)
我与童话诗·····	(248)
深受其惠·····	(251)
贵在自然·····	(255)
后记·····	(257)
关于《新锐文丛》·····	祝 勇

· 第一辑 ·

书 香 难 忘

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是
应当有某种无限伟大的东西
使人类永远对其感到虔诚
而一旦失去了它
人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剑桥的书香

能做一个“剑桥人”，是幸福的。

诗人徐志摩曾经说过，他这一辈子，只有一九二二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所度过的那一个春天，“算是不曾虚度”。可见他对剑桥的倾心。剑桥，即他诗文中一再写到的“康桥”。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剑桥的印象，也许最先都是通过徐志摩的诗句的吧？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剑桥的书香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然而，读徐志摩的剑桥诗文，我们是常见草绿，而少闻书香。即便是在长篇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里，徐志摩所着力描绘的，也主要是剑桥这所举世闻名的大学城上的自然之美：小桥流水、晨曦夕照、垂柳芳草、浓荫清潭……因为在浪漫诗人徐志摩看来，“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在星光下听书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牛马草声，是他“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而又不期然地淹入了诗人的性灵。康桥，在浪漫诗人的心中，更多的是在唤醒他那无边的乡愁。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留在徐志摩心中的康桥之美，永远如同那天上的虹影，揉碎在浮藻之间，闪烁着春天与生命的柔软的光芒。这也显示了诗人一贯的自然崇拜的情怀。那时他正是二十岁人啊！

剑桥的水光与草色固然让人艳羡不已，倾心之至。然而，当我读到了台湾女作家桂文亚女士寄赠的散文集《长着翅膀游英国》之后，我所向往的剑桥之美，更在于她那古老富足的人文景观。剑桥之大美不是草绿而是书香。

记得中国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田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也。”这是很有文化眼光和主见的。剑桥正是一座大师济济、云蒸霞蔚的文化圣殿。剑桥的草绿花香乃因书香而益绿益香。

我真羡慕桂文亚能在一九九〇年夏天去剑桥实实在在地生活和学习了三个半月。她是在文化的圣殿里呼吸和徜徉哪！她把她的这段“四十二年来最具挑战性的——次生活经历”写进了两本书中。一本是《思想猫游英国》，一本就是《长着翅膀游英国》。从桂文亚的书，我才理解了，为什么徐志摩当年提到“三一学院”时，竟用了“最尊贵最骄纵”六个字；也明白了另一位剑桥出身的作家叶君健先生，在他的书中写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在英国，当人们审查或议论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生的资历时，一般都不考虑他的大学文凭，而要查询他所住过的学院。原来，凡是剑桥的学子，能够在三十来所学院中的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如三一学院或英王学院住上一两年，这本身就成了一种资格。

仅以徐志摩和桂文亚都写到的三一学院来看，它自亨利八世在一五四六年创立至今，已先后培养出了七位首相（其中一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两位英王（爱德华

七世和乔治六世)；而自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七四年间，三一学院已拥有了包括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等领域的二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至于大科学家牛顿，大诗人拜伦、丁尼生，大哲学家罗素(当年徐志摩就是专为这位哲学大师而投奔剑桥的)、怀海德、培根，大学者费瑞萨(其划时代的巨著是十二册的《金枝》)等等，则更是三一的骄子。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科学与文化的巨子及其辉煌的学说，才使得三一学院成为国际公认的执学术之牛耳的重镇。桂文亚的书中有一篇《与亨利八世共进午餐》，写到她和几位好友，满脸“神圣”的模样，坐在三一学院的仿佛教堂般的食堂里吃一次“伟大的三一餐”的时候，她这样说道：

“怎么不伟大呢？你想想看，这座精雕细琢，有着七彩花窗的大食堂，就架势上，已经具备了‘教堂’的庄严气质，而当你一走进门来，赫然入目的，就是悬挂在食堂正中央一张巨幅的亨利八世油画人像，好不威风！而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食堂左右两壁上，依序悬挂着许多三一名人的油画像，从大科学家牛顿到大哲学家罗素、怀海德；从大诗人拜伦、丁尼生，到大传记学家史特拉屈。你想想看，他们也都是当年进出三一食堂用餐的人，吃的食物和我们现在吃的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就能够对人类、对历史、对文化有这么大的影响和贡献呢？”

的确，面对这样的一些伟大的巨人，我们怎能不怀着敬仰的心，在他们所创造的辉煌面前低下自己的头颅呢？是谁说过，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应当有某种无限伟大的东西，使人类永远对其感到虔诚，而一旦失去了它，人们将无法生存下去……我在想，三一的辉煌，乃至